

映射火焰（七）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用

Viva La Anarquia

一股非常强大的火焰在希腊诞生了：企图、行动、攻击、公报、反思、分析……这股火焰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纵火事件。在那里，主权民主继续窃取和剥削我们的生活，在那里，文明越来越多地贬低非人类动物和土地的价值，在那里，令人厌恶和专制的人想用金钱填满他们的口袋，想成为世界的主人，火的阴谋细胞，一个希腊的城市游击队，用火花照亮我们走向自由的黑暗部分。

这种火花不仅具有感染力！而且还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革命组织 C.C.F. 的同志们在 2009 年第一次镇压行动后被监禁，一些人在向不同的大使馆大规模发送包裹炸弹后被监禁，这一事件通过大众媒体影响了全球，而几个月后，其他成员被逮捕，但在雅典行政法庭前引爆了一辆被困的摩托车，几十辆汽车和建筑物的正面在爆炸中被震碎，这一点值得同志们学习。

气温上升；太阳继续升温！

监狱并不是那些没有放弃的人的终点，他们的写作和他们对反对统治的战争的贡献仍在继续；他们以这种方式向全球有信念的囚犯发出呼吁，不同监狱的被监禁的同志毫不犹豫地回答，公开表示他们支持 CCF 的同志和他们通过这一呼吁推动的倡议。其中一些文字在我们的网页上发表，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意图，因为我们想为这个集合保留最好的。

往火里扔木头！

从这个互联网空间，我们支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它们在实践中中的应用。因此，利用互联网这样的工具，我们建立了你们所知道的”无政府主义万岁”。大约两年前，我们开始翻译发生在希腊领土上的行动，从而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呼应这片土地上的起义者所进行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同志们在他们的一些公报中提到我们感到高兴和感动-我们知道他们在那边很警惕，因为我们在他们的第一批公报中看到了关于阿根廷局势和 2001 年公民暴动的分析。

我们的目标是继续与那些想要阅读、写作、笑、哭、思考、翻译和解释、贡献、再加强、梦想、想象和行动的人分享东西。这个想法来自于我们对实现我们众多想法之一的渴望，我们并不同情一些把我们定性为互联网活动家的假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如何，与支持我们并促使我们在这些困难时期以各种方式继续下去的许多人相比，他们是少数。

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是孤独的，在所有的阶段、阶段和规模上都是反对权威的，这就是为什么支持和不抛弃我们那些被国家绑架和殴打的同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或每隔一段时间给他们写一封信，而且还要继续他们发展的斗争或使他们被囚禁的斗争。让我们加强团结和遵守的纽带！

我们不能等待国际呼吁或协调呼吁来写信和/或相互沟通：这种做法也必须是持续的，如果它在互联网之外得到实现，那就更好。这就是公布被监禁的同志的地址或写了一篇文章的同志的电子邮件并将其分享出去的目的。

对世界各地的相对手段表示强烈的问候，他们促进了破坏权威的结构。Culmine, Contrainfo, 325, Act For Freedom Now, War On Society, Black Blocg, Sabotagemedia 和其他许多组织。

我们被囚禁的同志们，在统治世界的国家所建的监狱中得到了很大的力量。他们的信念是有感染力的。

也给那些没有被吓倒并每天继续支持他们的人以很大的力量。

问候，并寻找口号

无政府主义万岁！

VLA

<http://vivalaanarquia.espivblogs.net>

社会战争

社会战争是一个翻译和反信息的项目，其名称来自于约瑟夫-德雅克的宣言。” 每个人都要前进！用武器和心、文字和笔、匕首和枪、讽刺和诅咒、偷窃、投毒和纵火，让我们向社会宣战！” 对我们来说，就像德雅克一样，文字是反叛者武库中的一种武器，并不比其他武器更重要或更不重要，因为它们都会相互加强反叛社会的生活项目。

这个项目是由一个愿望发起的，即在国际范围内为其他人之间的沟通增加一座跨越国界和语言的桥梁，尽管我们之间有各种距离和墙壁，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亲和力。特别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加强国际行动和团结的倡议。参与让智利的文字到达地中海沿岸，看到从西雅图到雅典，从旧金山到圣地亚哥再到雅典的声援行动倍增，感受到（在更好的时刻）国际复仇阴谋的加强，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因为这种阴谋处处试图迫使我们回到奴役和服从的日常仪式中。

<http://waronsociety.noblogs.org>

Conspiración Acrata

Conspiración Acrata 是无政府主义叛乱倾向的亲性和出版物。这份出版物是大约三年前诞生的一个无政府主义项目，它是分析的结果，最终认为有必要创建和维持一个印刷和电子媒体，以传播叛乱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行动的理论/思想部分，在那些时刻和这些土地上，这些理论/思想部分是很少的。最重要的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对其了解甚少，甚至在已经开展的叛乱和动物解放行动中也是如此。

开始这个出版物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传播在墨西哥和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许多反对国家/资本的行动。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编纂无政府主义团体在那些时候进行的破坏行动。

我们一点一点地整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调查我们自己，并在同伴的支持下，我们试图重建我们过去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被我们的诋毁者遗忘并经常被埋没，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针对破坏国家/资本的行动并不是一时的时尚。个人-集体的破坏，以及以摧毁国家为目的的集体革命暴力时刻-普遍的叛乱-是无政府主义中一直存在并将一直存在的趋势，就像”革命”左翼的广泛部门想要使它民主化、安抚它、煽动对话和”机构”参与一样，因为这种叛乱是唯一真正的斗争形式，可以摧毁权力的存在。这种真正的斗争形式与其他部分相辅相成，例如那些致力于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或其他类型的更”公开”的活动的传播和无政府主义行动。对我们来说，”合法的”和”非法的无政府主义”之间的错误区别显然是不存在的-任何强烈质疑制度价值的行动、出版物、书籍、发行品、无政府主义中心，如果你想这样看的话，是为了破坏国家/资本，以及建设一个无政府主义和自然的世界，都将因此是非法的。

我们想指出，不要说得太多，我们不认为直接行动或无政府主义对国家/资本的攻击是一种”要遵循的传统”，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必要。与我们身后的几年和几个世纪相比，动机和话语已经改变，即使现实看起来是一样的，产生剥削的条件也不同。具体来说，我们说目前的视野必须扩大，我们现在知道，即使我们把工厂集体化，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支配权存在于这个”生活”和资本化世界的各个方面，出于必要，需要把它全部摧毁。

作为 Conspiración Acrata，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 15 个版本。我们一直坚持叛乱和反监狱的路线，尽管我们认识到，在说反监狱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监狱的概念有一个广泛的认识。我们的主要贡献是尽力为我们的战俘同志的信件、支持或话语提供空间。对我们来说，这些战友虽然仍在监狱围墙内，但却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我们亲和团体的一部分。即使距离遥远，他们的言论或分析也是对我们日复一日的斗争的有力支持。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我们决定使用”无政府主义阴谋”（Conspiración Acrata）和”日常冲突”（Conflicto Cotidiano）的名称，因为它们是标志着国际和地方无

政府主义斗争的两条途径。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自己的冲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打出去，到处制造混乱，而是要保持自己的冲突性，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保持一种永久的紧张。一场个人战争，时刻对抗国家/资本强加给我们的社会和平的社会规范和正常化的行为。每天的冲突也是对权力的攻击，因为当我们每天都遵循他们的规范和价值观时，保持自己的冲突性要比被动、委托责任和谈论革命要好得多。

我们邀请任何想写作、评论、批判、发送公报、分析或文本的人到以下邮箱：conflicto_cotidiano@riseup.net。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战争在所有的战线上!!!。

325

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实践的黑色国际

每当一个革命阶层通过叛乱活动实际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爪牙产生危险时，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完全有必要加强自主的通信网络和反信息结构，使他们的抵抗有背景。这就积极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实践，这些思想/实践支撑着战士们被国家关押的原因，并具有扩大斗争的推动力。根据我们的理解，”黑色国际”的提议来自”火之细胞阴谋”的被监禁成员，是一个由许多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国际非正式组织，在交流信息和想法的同时，旨在继续在监狱墙内外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值得和需要的建议，为反对国家和资本势力的多方斗争提供了一个值得欢迎的方向和重要能量的输入。

首先，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一个人被拘留，其他个人/团体可以继续他们的努力和活动，不受阻碍，因为没有成员名单可以被警察轻易找到，没有中央机关或局 - 亲和力和目标是统一的特征。其次，当激进的个人和团体进入监狱时，有一个直接的全球非正式结构向他们开放，在这个结构中，他们仍然是积极的战斗人员，而不是镇压的”受害者”，他们的声音可以继续被听到，尽可能不受调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没有一个有尊严的战士被搁置在墙后，抓捕激进分子不足以通过拘留来充分干扰或消除他们的活动和言论。

自从2010年初被关押在首都的地牢之前，CCF坚定不移的同志们的话语、行动和态度就从监狱墙外和墙内有力地响起，不仅号召大家拿起武器进攻，而且自豪地提醒我们作为反叛者、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自由斗士在世界的地位。CCF的个人向每个人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正直地生活，完全蔑视制度，也蔑视顺从的羊群心态，而这种心态是横在我们和自由之间的统治的一个方面。

通往彻底解放的一个基本步骤可能不是呼唤陈旧的民主形式-而是让自己脱离所有形式的轻松和舒适的表现，无论它们在哪里被发现，并创造我们新的价值和解放的结构。当我们试

图从工业技术体系和试图奴役我们的人类机器中解放自己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一个持续的任务，那就是解除我们的条件和条件反射，识别和消除到处为我们设置的陷阱。其中之一是左/右政治的陷阱，而事实上所有的政治体系和集团都是多余的。另一个是有罪和无罪的陷阱，它把我们纠缠在这个或那个”罪行”的细节中，而实际上我们是因我们的想法而被起诉，使我们成为审判的对象，而我们已经对这个系统本身进行了判断，发现它是不合格的。在十八世纪的伦敦，在绞刑和押解的残酷日子里，许多被拖到法庭上的人干脆拒绝对法官说英语，宁愿用”盗贼之语”（一种只有穷人和被排斥者才知道的语言）侮辱戴假发的男爵和他们的刽子手，而不是回答对他们的指控。今天的”盗贼之声”又是对司法机关意见的拒绝。CCF 成员和其他在监狱围墙内外响应他们号召的不可减少的个人，已经清楚地提醒人们，开始拒绝屈服于这种制度游戏是革命的当务之急，与我们决定做的其他事情一样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团体内部/旁边的战友关系

黑十字会-它对无政府主义组织问题的现有联合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潜力，当考虑到理论与行动的非正式团体-Praxis-的概念。由于监狱的目标直指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混乱者，我们在组织上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要摧毁监狱和需要它们的制度。因此，我们同意 CCF 的建议，集中精力进行沟通、交流、翻译，当然也包括围绕”监狱”（也是社会的另一个议院，反之亦然）这一主题的行动。这是一个新的开端，通过实际的理论和连续性的国际团结的协调和交流。

为了一个国际反信息和翻译网络。为了一个黑色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实践国际。

325 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信息交换所和社会战争的 DIY 媒体网络。

<http://325.nostate.net>

黑色博客集体

我们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团体。我们更喜欢用直接行动的革命斗争方法，作为实现我们社会理想和解放的方式。我们使用燃烧弹，有时，爆炸物和其他破坏行动，只严格攻击压迫者。这使我们非常接近于叛乱的无政府主义。

除了直接行动，我们还维持着黑色博客网站，至今已活跃了近 2 年。它作为激进的社会斗争的新闻资源出现在俄罗斯的游击和破坏行为中，也包含一些实际的抵抗技巧，并表达了我们的无政府主义立场。

我们与全世界所有战斗和被监禁的同志保持团结。团结起来，坚强起来，走向胜利，走向无政府主义！

<http://blackblog.info>

Edizioni Cerbero

坏的激情

地狱的季节。非法主义-虚无主义-个人主义-反基督主义

2010年9月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

以瑟贝罗出版社 (Edizioni Cerbero) [7] 的名义出版和重新编辑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文本的原因和必要性是基于自由和个人解放不良激情的原则 [8]，那些独特的、个人的和自我主义的激情是自由意志和相对主义的枢纽，被社会追赶为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的毁灭。从这个非道德的口号开始，我们收紧并继续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建议，以打击构成的”善恶的祭坛”，监狱和国家剧院中的掌声的基因，地狱和天堂，奖励和特权，直到由法律之狗实施的惩罚，它们以理想国家或社会的教化为食。我们的第一个意图正是要重新征服自我 [9] 和我们激情的无限自由。

我们选择小册子、公报和旧的和最近的无政府主义恐怖袭击 [10] 对国家的主张，如”火之细胞的阴谋-虚无主义游击队集团-虚无主义分子”，关于斗争的方法和身体和道德的手段。而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革命的旗帜下，以其充满病态的基督教-共产主义-民主的虚伪的遥远而对立的趋势，聚集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一切都和它相反，今天是朋友，明天是敌人。这里有一个例子。

’ 但是，假设由于从现在的社会所接受的那种教育，或者由于身体上的不幸，或者由于任何其他原因，有人想对我们和其他人造成伤害，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竭尽全力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阻止他这样做。当然，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他自己的有机体以及他所处的宇宙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因为我们不会把不可侵犯的防卫权与声称的可笑的惩罚权混为一谈。既然对犯罪者，也就是对犯有反社会行为的人，我们肯定不会像今天的法官那样看到反叛的奴隶，而是看到需要治疗的生病的兄弟，所以我们不会在镇压中引入仇恨，会尽一切努力不超越防卫的需要，不会想到报复自己，而是寻求治疗，用科学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手段来救赎这个不幸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无政府主义者的解释如何（他们可能像所有理论家一样，在追求逻辑的表象时忽略了现实），可以肯定的是，人民不会允许他们的福祉和自由不受惩罚地受到攻击，如果有必要，他们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少数人的反社会倾向的影响。

除了一些定义之外，上述文章让我们想起任何亲天主教和民主的政治家或”开明”的社会主义者、卡普钦修士、社会工作者、可能的仁慈的狱卒、精神病学家的任何讲话… 但正

是埃里科-马拉斯塔，为了解决”反社会趋势”的问题，他将诉诸强制手段，如”刑事精神病院”，以反对其方案中的第2点 [11]。

’对政治权力压迫的反抗不会合法地诉诸于武器，除非具备以下所有条件。

在基本权利受到一定的、严重的和长期的侵犯的情况下。

在所有其他可能性都已尝试过之后。

没有引起更大的动乱。

有充分的成功希望的情况下。

如果有可能合理地制定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如果一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使用超过必要的暴力，他的行动就是非法的。相反，如果他的反应是适度的，那么防卫就是合法的 […….]” [12]。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独特的危险，可以看到，所有的社会学说在本质上都倾向于保护自己，对任何不想适应并将其邪恶的激情置于集体容器中的变态行为进行了”充分”的打击，这些容器是不可侵犯的真理的持有人：在上帝那里有洗礼，在人类那里有道德（社会主义）。

我是我自己的事业

诺瓦托雷是塞尔贝罗出版社的另一个编辑选择。他击中了这一点的核心，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一个人必须采取的分析，是希望他被置于一个狭隘的革命行进中。诺瓦托雷警告我们关于社会传教士，自我的盗贼。

只有那些能够以急躁的暴力欣赏关闭大谎言之屋的锈迹斑斑的大门的人，在那里聚集了自我的润滑的小偷（上帝、国家、社会和人类），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并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从粘稠和贪婪的手中夺回他最大的财富—环抱着爱怜和文明的假黄金—那些愚蠢的捕食者。

他还说

’第一个说：”没有神”的人无疑是人类思想的运动员。但那个限制自己说：”牧师的神不在那里”的人以一种误解作弊，暴露了自己是一个阴暗的游击队员，他已经计划用一个新的谎言来杀死人。要清楚地认识到那些用唯一否定神的方式来限制自己的人’ [14]。

因此，自我就是一切，就像麦克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5]中所解释的，以及诺瓦托雷精彩地总结的那样，从”无”中创造”无”。

反对人类个体的战争由基督以上帝的名义开始，由民主以社会的名义发展，并有可能在社会主义以人类的的名义完成。

如果我们不及时知道如何摧毁这三个荒谬而又危险的幻影，个人就会不可避免地丧失。

有必要让”我”的反抗扩大自己，拓宽自己，使自己普遍化！”我”的反抗是有必要的。

我们-时代的先行者-已经点燃了灯塔

我们已经点燃了思想的火把。

我们已经挥动了行动的斧头。

而我们已经粉碎了。

我们已经解体了。

但我们个人的”罪行”必须是一场巨大社会风暴的致命宣告。

这场伟大而可怕的风暴将粉碎所有传统谎言的结构，将揭开所有虚伪的墙壁，将使旧世界变成一堆废墟和冒烟的瓦砾！

因为正是从这些上帝、社会、家庭和人类的废墟中，新的人类思想可以蓬勃发展和欢欣鼓舞地诞生，那个新的人类思想-在所有过去的废墟上-将歌唱解放的人的诞生：自由和伟大的”我”。

我们可以用诺瓦托雷在这些问题上的引言和警告填满整个页面。关于他的思想要点，他值得更多关注，但我们在这里没有太多空间。

我的不是一种思想或理论，而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特殊的感受方式。当我感觉到一定要解放我所有的半人马和愤怒的骏马的冲动时，我身边就会出现一场狂欢，一场用爱和血疯狂的狂欢；因为我是-我感觉到这一点-社会道德沼泽地的居民称之为’普通罪犯’。

啊！诺瓦托尔触动了一根原始的神经。很少有人能在阅读和维持以具体和诗意方式暴露的独特性信息时，不产生恐怖和虚伪的惊吓。很少有人能同意一个”普通罪犯”可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

政治犯得到了同志们的声援（在这里，我们应该沉浸在对声援的含意的简短旁白中，但目前我们更愿意保持理智）。有一些同志，即使他们挥舞着破坏监狱系统的旗帜，也在孵化一个小建筑商，他一砖一瓦地已经在建造一个类似于刚刚被拆除的建筑-在最好的情况下；相反，其他一些同志，已经在很长时间内竖起了墙-在最坏的情况下-墙中包含着人之前的思想：某种预防性的精神警察。

但其他同志并不只是给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设限。他们希望这种限制以集体和民主的方式实施，并以此来制定一个计划，建立没有错误的行动监狱。你无法想象这些自称的同志的监狱里有多少新兵！

不幸的是，”同志”这个词让人更加迷惑。团结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力量点吗？

我们认为它是，在理想情况下，但它仍然是：一个想法，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里不是发展团结的所有意义的正确场所。现在，团结（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同志都是如此）是一种工具，只为接受它的人建立一种道德力量的共识。它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只作为一种动机，而不是问题的坚决解决方法。念珠和祈祷有同样的效果。

现在，一个政治犯可以依靠一个无臂的群众在他的伦理中渠化，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他才会继续前进。这并不能把你从监狱里拉出来，但却能让你变成事业的殉道者，如果你有合适的牌的话。

在实践中，他们会在你死的时候观察你，一旦你死了，有些人会做弥撒，以报复他们的良知。

常见的违法者是出狱的人。

思想和行动上的违法者有能力敢于，超额完成任务！

在这方面，Bruno Filippi 写道。

’我知道我在活着，我想活着。要把这种意愿付诸行动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被一种想要别人想要的东西的人性所包围。我自己孤立的肯定是最严重的冒犯’ [16]。

肯定自己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

社会所犯的最大罪行是剥夺了个人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可能性和手段。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很坏。社会战胜了我。而我恨。我愤怒地憎恨这个杀死我、把我变成橘子皮的野蛮人性。

我得出一个结论……通过小册子、书籍和行动，我们打算传播此时此刻的信息，作为从任何伦理道德和压抑结构中彻底、单独和明确解放的斗争方法。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

我们不是在寻找无臂群众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投机性的宣传是我们的事情。

综上所述，我们出版的小册子遵循一条精确的路线，试图为单个人提供理论手段，以反思和深化他/她的自我解放—总是从假设每个人反正都有这些手段开始。它们不能被看作是对那

些不了解这些手段的人的建议或慈善工作，而是一种对话的方法，使一个人的斗争尽可能地激进。

然而，我们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一些小册子并不只关注理论。它们还关注实际行动，在实际行动中，真正的暴力对抗处于危险之中，任何非法和非道德的方法都将是一个持续的、不可缺少的参考点。

Maurizio de Mone
费德里科-布诺
Cerbero 出版社的编辑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映射火焰（七）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6010435>

nightfall.buzz